

### 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

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

主办单位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农商银行 泉州晚报社

投稿邮箱: qingyuan@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 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 3分钟以内短视频)

“烧灰”这个名字在闽南语中原是“萧妃”的转音。这里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位皇后——萧太后的故里, 如今只余一段被风沙半掩的传说。站在灵鹭寺前的古道上, 看夕阳为千年古刹镀上金晖, 恍惚间觉得时光在这里打了一个转, 将往昔与现今糅合在一处。

童年时, 每到秋收, 祖父总会挑一担地瓜干、花生, 步行几里路送到烧灰村的姑婆家。祖父常说: “赤土埔长不出粮食, 她家孩子多, 吃不饱。”于是, “烧灰”二字便在我心中早早埋下贫瘠的印记。直到今日, 站在这片土地上, 我才真正感知到那些被风沙掩埋的记忆正在苏醒。

听村里的老人说, 从前这里的风沙很大。北边黄土坡刮来的风, 卷着赤土埔的沙土, 钻进每一条缝隙。吃饭要在碗上盖盖子, 睡觉得用布蒙住口鼻。“一年三粒土疙瘩入腹肚”不是玩笑, 而是往日生活的真实写照。

老一辈人说起往事时, 眼睛仍藏着对往昔的敬畏。因为在1946年那个风沙弥漫的春天, 中共光武支部成立, 也将革命的种子撒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命运的转折。老人们还记得, 20世纪80年代初, 4位烧灰籍香港商人回乡创办来料加工厂, 缝纫机的嗒嗒声第一次打破了村庄的沉寂。很快, 家庭式制衣作坊如雨春笋般涌现,

## 赤土埔上的乡愁印记

□林娜



村民们纷纷放下锄头, 拿起裁剪刀, 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

村北的赤土埔上建起了工业区, 那里也成为烧灰人向贫穷宣战的战场。十几家规上企业在此扎根, 2023年, 烧灰村的工农业总产值突破30亿元。昔日的“乞丐村”成了名副其实的“亿元村”, 但更让我动容的, 不是这些数字, 而是工业化进程中保留的那份乡愁印记。

灵鹭寺的钟声穿过暮色传来, 惊起几只归巢的雀鸟, 这座古寺见证了烧灰村的变迁, 也守护着萧妃故里的文化记忆。1957年, 灵鹭寺师姑南渡菲律宾弘法的足迹, 早已将梵呗声织入中菲文化的经纬。

侨心始终是村庄的脊梁。侨资筑路、办学、兴厂, 让“小香港”的绿荫取代了鸡鸭棚的杂乱。从去年至今, 旅菲乡贤捐赠500万元支持灵鹭寺修建工程, 捐资210万元建设文化中心; 旅港乡贤捐资260万元支持教育。侨汇曾是家庭的命脉, 如今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微景观是烧灰村另一抹亮色。那些曾经堆满杂物、圈养鸡鸭的角落, 被巧手改造成精致的休闲空间。红砖砌成的景观墙, 绿色花瓶栏杆, 鹅卵石铺就的小径, 处处透着闽南风情。傍晚时分, 村民们在休憩闲谈, 构成一幅生动的乡村安居图。

最让我心动的是一栋于1956年落成侨居。这栋占地300平方米的老建筑闲置多年, 如今即将被改造成村史馆和侨史馆。华侨后代的支持, 让这个计划得以推进。我想, 这不仅仅是一栋建筑的重生, 更

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延续。在这里, 萧妃的传说、革命的往事、侨亲的故事都将被珍藏, 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夕阳西下, 我漫步在烧灰村的街巷间。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工业园区, 从吃土疙瘩到安居乐业, 烧灰村的故事就像那闽南红砖上的雕花, 一层层地积淀, 一日日地焕新。

灵鹭寺的钟声再次响起, 悠长而深沉。这钟声穿越千年, 见证了萧妃故里的兴衰, 也伴随着烧灰村的振兴。乡愁不是对过去的简单怀念, 而是一种力量的源泉。它让烧灰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 不忘来时的路; 在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 保留文化的根脉。

从萧妃故里到亿元村, 我们读懂了: 土地永远在那里, 四季更替轮回。每个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 都会留下自己的印记, 共同编织成一幅多彩的乡村记忆画卷。而那些被珍视的文化记忆, 则如同灵鹭寺的钟声, 永远回荡在每个烧灰人的心中。



扫描二维码  
阅读征文作品

### 乡村名片 烧灰村

位于龙湖镇西部, 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位皇后——萧太后的故里, 依托纺织产业优势, 从“赤土埔”发展成福建省首批亿元村, 获评“福建省乡镇企业十强村”, 泉州市文明村、美丽宜居村庄培育对象, 晋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 百姓纪事

### 八棱瓜

□江月英

八棱瓜, 因瓜身上有八条纵向的棱而得名, 是丝瓜的一种, 皮绿色, 无绒毛, 瓜肉白色。初秋时节, 我常会买回几条八棱瓜, 将它们清洗削皮后再煎炒或煲汤。我喜欢这种瓜, 不仅是因为其口感清甜细腻, 营养丰富, 更主要是它承载了许多难忘的童年回忆。

小时候, 老家房子庭前有块空地。每到谷雨前后, 母亲都会挖坑翻土撒下八棱瓜的种子, 再往上面覆盖一层浅浅的草木灰。几粒浇水, 待瓜苗吐蔓长高时, 母亲又会拿粗麻绳捆绑大竹竿, 搭建一个简易的瓜棚, 之后小心翼翼地把藤蔓牵到竹竿上, 就能让它们顺势向上攀爬延伸了。

八棱瓜适应能力很强, 往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藤蔓便爬满了整个棚架。过去我总爱捧着书在瓜棚下晨读, 偶尔风一吹, 从叶片上滚落的晨露还会掉落在脑袋上, 冷得我一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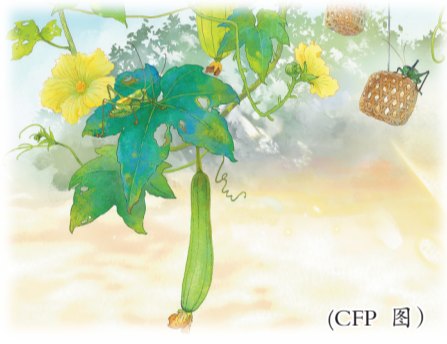
灵。同样早起的母亲忙着给八棱瓜浇水、施肥, 有次听见我发出惊呼, 母亲跑过来一瞧, 发现瓜棚上的蚯蚓掉在书上, 赶紧安慰我说: “别害怕, 蚯蚓是来助长瓜苗的。”

春去夏来, 八棱瓜的藤蔓上悄然冒出如小喇叭般的黄花, 不时还引来蜜蜂嗡嗡于花蕊。不过没过多久, 这些黄色小花就渐渐凋谢了, 藤蔓上的瓜条也日渐丰满, 我时而呼朋引伴来瓜棚下踢毽子、玩过家家, 定会趁机跟小伙伴炫耀母亲种出的八棱瓜长得多好。夜里, 细小的瓜条在藤下随风轻晃, 父母也常与邻居们一起坐在瓜棚下“话仙”, 一杯清茶, 一碟花生, 大家转眼就释然了一天劳作的疲惫辛苦, 这样的农家田园生活朴素自然, 总让人知足常乐。大人小孩的欢笑声久久回荡在黄花绿叶间, 倒也和

宋代诗人赵梅隐在《咏丝瓜》中描绘的“虚瘦得来成一捻, 刚假人面染脂香”意境, 颇有几分相似。

夏末初秋, 八棱瓜丰收, 母亲会隔三岔五采摘一些, 部分卖给附近的小饭馆, 借此减轻父亲微薄工资维系的家庭开支压力。剩下的不是送给亲朋或邻居, 就是留下自家烹煮, 当三餐的下饭菜。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物资比较匮乏, 八棱瓜浑身是宝, 更得物尽其用。记得有次我感冒咳嗽不止, 母亲便将八棱瓜的藤蔓掐断, 把溢出来的汁液收集起来加冰糖让我喝下, 这才终于止了咳。母亲还会特意在瓜藤上留下来几条熟透的八棱瓜, 等瓜身变成浅褐色, 就能从中取种子再次播种。一些变老的瓜, 母亲便将其摘下来晒干, 之后制成洗碗刷的工



(CFP图)

具, 非常好用。

直到父亲过世, 母亲年事渐高, 我们兄弟姊妹不再让她一个人去搭棚种瓜, 庭前也没了过去爬满瓜藤、挂着黄花的热闹模样。后来从超市买回来的八棱瓜虽味道不尽相同, 但每次清洗、烹饪时, 指尖触到那八条棱, 鼻尖闻到熟悉的香气, 我仍会想起老家瓜棚下的晨露、母亲的身影, 还有那带着瓜香的旧时光。

## 楼下的裁缝铺

□赵晨敏



(CFP图)

小区楼下的拐角开着一间裁缝铺, 经营铺子的人姓李, 大家都喊她李婶。铺子空间不大, 只能容纳一张桌子和一条凳子, 墙上钉的排木板上挂着各色的线轴, 红的、蓝的、黑的, 远远看去好像一串串小灯笼。

我第一次去这间裁缝铺, 是因为裤子的裤脚磨破了。那条裤子我常穿, 觉得扔了可惜, 便想着找地方补补。那天走进铺门, 就瞧见李婶正戴着老花镜, 手里捏着针线

一件衫衫缝扣子。她抬头看见我, 笑着招呼说: “补衣服吗? 稍等一下, 这颗扣子很快就缝完了。”

李婶忙完, 我递过裤子问能不能补, 她接过去看了看, 说: “可以, 拿同色线缝暗纹, 补完看不出痕迹。”说完, 她把裤子铺在桌上, 又拿粉饼在上面画下记号, 接着开始穿针引线, 手指轻轻一绕, 线就过了针孔, 动作很娴熟。

补裤子时, 李婶的手也很稳, 针脚细密又工整, 我见了忍不住夸赞: “您手艺真好, 比机器缝得还齐。”她听了笑着说: “这就叫慢工出细活, 缝衣服急了不得, 针脚要是歪了, 衣裳就补不结实咯。”

我接过补好的裤子一看, 果然瞧不出修补的痕迹。询问价格时, 李婶说只要五块, 我付了十块说不用找, 她却不肯收, 还说: “该多少是多少, 不能多要, 做生意可不能贪小便宜。”

后来我常去铺子找李婶, 有时请她帮忙改衣服大小, 有时是给背包换拉链。有回碰见一位小伙子拿着一件西装外套来补破洞, 说是面试要穿, 想加急。李婶没有拒绝, 收了衣服便反复说傍晚来取。随后她便放下手里不赶的活, 仔细拆开西装破损处的线, 手指翻飞缝补, 嘴里还念叨着: “小伙子找工作不容易, 不能耽误。”听说后来小伙子来取衣服时, 发现破洞不仅补好了, 衣服

还被熨得平平整整, 当下想多给钱, 李婶依旧没收, 回答的还是那句话: “说好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可不能占顾客便宜。”

我曾问李婶天天缝衣裳, 不累吗? 她听了却说: “累是累点, 可心里踏实。你看, 破衣裳补补又能穿, 大衣改改也合身了, 这样帮大家把日子过得省点心、舒服些, 我的手艺就没白学。”

如今路过铺子, 仍能看见李婶戴老花镜认真缝补衣服的身影, 阳光照进铺子, 落在她的手上, 也落在五颜六色的线轴上。有时她把补好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放在门口的簸箕上, 等着客人来取, 抬眼看见我, 还会热情地跟我打个招呼。看似不起眼的小裁缝铺, 就这样用一针一线, 给邻里带来方便与暖意。



(CFP图)



## 微观百态

## 定时清理

□张绍琴

我那一向性能良好的手机用到第三年时, 如行动迟缓的老人, 开始显出龙钟之态。先是网页迟迟无法打开, 紧接着微信聊天页面也开始卡顿, 后来因缓存过多, 更是不时就直接闪退, 或留在一个界面不能动弹。无奈之下, 我只得卸掉软件重新安装, 孰料很多数据随之丢失, 只得重新再去整理。

可当我忙于事务, 看见手机页面频频跳出“清理”的提示时, 却又为了节省时间, 只是匆匆点下“忽略”的按键。一次次“忽略”, 也让手机越发卡顿, 提示消息频繁跳出, 最终也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直到一日, 我不堪其扰, 拿着手机琢磨, 终于在设置中寻到“自动清理”的选项, 遂启动每日定时清理程序。没想到这样处理后, 第二天手机运行流畅许多, 也无烦人的提示打断我的思路, 更不会蛮横地自动切换到清理界面。我暗忖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 为何之前不曾想到, 看来是自己只顾眼前省事, 反倒耽搁了不少时间。

细想一下, 人生与手机也有几分相似。每天奔波, 免不了让心灵的存储空间被种种琐屑占据, 一句无心之语, 一场无谓之争, 或是人际交往间难解之结, 皆像无形的缓存文件悄然堆积于心。我们常常“忽略”或借口“无暇清理”, 任其不断积累, 使之占据我们大脑的“内存”。久而久之, 这些琐屑变成心灵的负担, 等我们蓦然发现时身心早已背负沉重包袱, 举步维艰。

那么, 何不效法手机, 为心灵设一个“自动清理”的时刻? 想到这里, 我开始尝试每晚睡前闭眼静卧, 将白天遇的事如看电影, 一一回顾。那些不快之事, 无谓之争, 悉数交付于“原谅”和“放下”, 为心灵松绑。正如《菜根谭》所言: “岁月本长, 而忙者自促; 天地本宽, 而卑者自隘; 风花雪月本闲, 而劳攘者自冗。”世间

本存美好, 何必容那些琐屑烦恼盘踞心间? 如此“清理”之后, 恍若卸下重负, 心神为之一轻。隔天醒来启动“更新”程序, 再想些令人快乐的小事, 如吃一份美味的早餐, 听一首喜欢的歌, 或是和朋友分享一段有趣的见闻, 又能使心灵被积极的能量填满。

自从我每日定期“清理”和“更新”后, 往日常有的焦虑烦躁日渐减少, 内心也变得明净而安宁。想来面对生活, 或许就该如对待手机一样, 定期清理, 运行方能变得流畅高效, 也才能更轻盈地拥抱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 美文热读

## 每日佳句

念头浓者自待厚, 待人亦厚, 处处皆厚; 念头淡者自待薄, 待人亦薄, 事事皆薄。故君子居常嗜好, 不可太浓艳, 亦不宜太枯寂。

## 厝边话仙

### 板棚厝

□苏国钦

老家一栋民居建筑中, 有焕然一新的红砖厝, 有斑驳陆离的叠瓦厝, 还有结构坚固的板棚厝。各种风格的建筑毗邻, 也相得益彰。

当中“存量”最多、最有故事的莫过于一栋栋“表里如一”的板棚厝。这种纯石结构的房子, 闽南本地人又称之为“石头厝”, 从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了。早年间, 村里不少长辈都有一个相同的想法, 那就是生活再苦再累也要为子女搭建一间屋子遮风挡雨。在他们心里, 有了房子就有了家、有了希望。于是乎, 一栋栋或高或低, 或大或小的板棚厝先后拔地而起。这些房子或分散或成片分布, 渐渐也构成一个个村落建筑群, 既与古厝相互融合, 又独立成景。

印象中, 过去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人家, 建板棚厝就像糊纸似的一步到位, 完工后, 会赶紧择日举办“谢土”仪式再乔迁新厝, 俗称“入厝”。如果搬进板棚厝居住, 却没有举行“谢土”仪式, 只能叫做“借住”。一些家庭能力有限, 搭建板棚厝就像湿柴烧火般“三起两落”断断续续, 主人家常要一边施工一边备料, 还得挑着扁担下溪流捞沙, 推着板车上石窟拉运石料、捡片石, 借此节省建房的开支。

搭建一座板棚厝, 从打地基到封屋顶, 需要从事打石、戥石、泥水等不同工种的师傅通力协作。比如砌墙的条石得由打石匠加工制作, 以前这种条石有好几种规格, 打石匠便会用独特符号在石块上“打码”。我有次询问长辈才知这些符号有不同的含义, 例如“文”代表四、六为“上”、“久”是九的意思。更有趣的是“H”表示长度二尺三寸。根据这些符号, 打石匠便能准确切割砌墙所需的石条。

加工门则得靠扁石匠, 他们会先给厝里的门窗量好尺寸, 再制作相应的石门框和石窗框。戥石匠设计厝内的横梁也有讲究, 通常是将之做成拱形, 这种横梁由上宽下窄的花岗岩石巧妙拼接起来, 牢固又美观。

乡村的泥水匠虽然没有读过建筑学, 却能通过师傅的传授和自己的实践, 熟练地掌握绘图设计、放样、砌墙、装修等技术。他们砌石墙时很有技巧, 会先把条石一块块扛上脚手架, 再抬上墙路, 之后借助一根小钢钎, 就能将条石一块接一块垫平摆齐固定好。

“粗、平、直”是板棚厝搭建好的标准, 施工中, 泥水匠会采用坠线校正法, 校对墙角的垂直度。测量使用的工具是一根灌水的透明塑料软管, 俗称“水平管”。直至墙面达到房子所需的高度, 盖上市石板棚, 板棚厝才算落成。

转眼几十年过去, 如今老家有一部分板棚厝先后被翻建成砖混结构的小别墅, 有的冷冷清清, 沦为“沉睡”的老屋。有的板棚厝里还住着人, 只是多为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们终日与柴火灶为伴, 静静地守着老屋, 也像守住乡村的记忆和那段逝去的光阴。

## 茶余饭后

### 太累了

为了早日拿到驾照, 小李起早贪黑连续练了几天车后, 教练对他说: “天挺热的, 你休息一天吧。”小李立马摇头回答: “我不热, 也不累, 可以继续练习。”教练沉默了几秒, 无奈地说: “要不你让我休息一天吧, 我太累了。”

## 买药

顾客去药店买药, 却突然忘记药名, 药店老板说: “我卖药三十年了, 你只要说出其中两个字, 我就知道是啥药。”顾客想了半天说: “我只知道最后两个字。”老板问: “啥字?” 顾客回答: “胶囊。”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 以便奉寄稿酬。)